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六十九回 張欽差宅中鬧鬼怪 江水漲羅漢護行轅

話說濟公在張大人行轅收了鄒孟勛為徒弟，就在席上把陳亮取到的印信交給張大人，又把張大人失下的湖珠八顆一顆如數交還，餘下來的四百顆，就請張大人代為撫恤被水人家。話未說完，只見外面進來一個家丁，濟公認是鎮江張公子府中家人，知他今天特地跑來，必有事故，就在袖中一占算，即深悉其中緣故，也不去問他。見他給張大人叩了頭，又給濟公叩頭，張大人先開口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那家人道：「啟稟大人，家中鬧的不成樣兒了。」張大人失驚道：「什麼人敢來鬧吾家裡呀？」那家人道：「不是人鬧，是鬼鬧。」張大人道：「什麼鬼呀？」家人道：「也不知他是什麼鬼，自從一晚上鬧起來，鬧到今天還沒休歇。吾家公子爺本想就請聖僧過去捉獲他的，因為大人印信要緊，恐怕聖僧沒空閒，所以忍耐到此刻。吾們眾人都日裡睡覺，夜間大家帶著棍棒火鏡，聚集在一塊兒望著。這鬼真乖巧、真伶俐，吾們睜著眼等他來他不來，待吾們困倦了，大家睡眼，他就跑來給吾們混鬧。昨天晚上鬧的更是不像，索性把吾們扛抬到外面茅廁邊去，吾們三幾人險些兒跌下坑去。所以公於爺一早吩咐吾渡江未稟明大人，就問聖僧印信的事可已辦完，如沒辦好，只好等候幾天；若是辦完，公子爺說千萬求大人，請大師傅即速就去，給吾們捉捉鬼。」張大人聽罷，回頭對濟公道：「這事又只得求大師傅大發慈悲，就過江去給吾辦辦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使得使得，吾就去罷。」張大人見濟公非但不推卻，而且並不留難，肯立時前去，心中不勝感激，不勝歡喜。說話之間，酒飯也吃完了，馬如飛師徒二人見濟公要過江，也不便久留在此，隨即起身。臨行時，濟公又囑咐馬如飛：「吾瞧你眉宇之間大有晦氣，必有一場大禍臨頭。你務要格外小心謹慎，吾屆時自來救你。」馬如飛大驚道：「師傅瞧吾幾時有大禍臨頭呀？」濟公道：「不出三個月，就有生命之虞。」馬如飛聞言，半信半疑，帶著江標，辭別眾人，自回觀中去了。

濟公這才帶了雷鳴、陳亮起身告辭，張大人派原來的家人，跟著濟公同走。四人出了行轅，一逕望渡口而來，走至江邊，日已西沉。渡船上人認得是張欽差手下的人，忙找篙撐過船來，接了一行人下船，開駛過江。船至中流，濟公見一夜又，手執黃旗飛行水面，極為詭異，屈指頂頭一占算，就大驚失色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張大人有難。」忙叫船家轉舵回去，不許返慢。雷鳴問道：「吾跟了師父多年，無論碰到什麼事，師父總是從從容容，不忙不迫的，今天何以如此大驚小怪？」濟公道：「你那裡會知道，吾方才瞧見夜叉執著令旗往東飛奔，吾袖中一占算，原來今夜二更三點，江水要漲三丈，那平望城市都要被水沖沒。張大人行轅地勢又低，必然也遭其禍。吾前已屢次給他出力，自然送佛到西天，這回也應該去救救他。」陳亮道：「師父是佛門子弟，以慈悲為本，這平望滿城滿村的百姓，無端被水沖死也是可憐的，師父怎麼只救張大人一個人，不救這方百姓呢？」濟公道：「救是自然要救的，只恐怕他們平素欺人罵天地，作惡多端，此刻惡貫滿盈，救他們不了。」說罷，又作著船家用力搖櫓。船家應諾，一時舟行如箭發，頃刻回到江口，家人給了船金。濟公起岸時，又囑咐船家從速把家眷搬至船上住宿，又叫他快去關照鄰里，快快往內地逃難，若要遲了，准沒命的。船家那裡肯信，笑嘻嘻的，仍把空船撐在僻靜之處，引繩係著，自己取了船錢，帶上酒壺，上岸沽酒去了。當夜水漲的時候，家眷竟被水沖沒，這也是劫數難逃，不必去表他。

濟公一起岸，就張著嘴大著聲音，一路叫喊道：「你們眾人聽真，今夜二更三刻就有大水上岸。你們眾人聽吾吩咐，快快往內地逃難，如若慢了，就要被水沖死。」雷鳴、陳亮也跟在後面，大家照樣叫喊。焉知眾人見濟公是個窮和尚，又是癡癡顛顛，腳步歪斜，像喝醉酒的形狀，雷鳴、陳亮又是外路口音，聽不清楚，大家不睬。濟公一路叫嚷，眾人只是笑，沒一個肯照他的說話做。濟公見眾人理也不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真叫『在劫不在數，在數最難逃』。吾雖然是婆心苦口，也是沒有法兒的。」三人奔回行轅，已近黃昏左右，濟公一進行轅，直撞到張大人的上房。張大人因為連日陪侍濟公，弄得身體困乏，所以送了濟公出門，自己就回到裡面睡覺去了。方才入夢，忽聞僕婦們大嚷道：「這和尚從那裡來的？怎麼黑夜裡撞到上房來了？」張大人一聽有人撞進內衙，忙在牀上一骨碌起來，跑到外面一瞧，見是濟公，就問道：「聖僧怎麼回來了？」濟公道：「你有大難，吾特來救你。」張人大驚失色：「吾好端端的在此，有什麼大難？」濟公道：「江水立刻要漲起來了，不到一刻，這地方就要變做一片汪洋了。」張大人道：「為什麼呢？聖僧那裡知道？」濟公道：「吾占算出來的。」就把方才江中所見夜叉的事說了一遍。陳亮在旁問道：「水中的夜叉不稀罕的，師父怎麼就詫異他，給他占算？」濟公道：「江中海中都有夜叉，果然是不稀罕的。但他手中執著令旗，這令旗是江神濤聽泉所用，平素不能輕用，惟有水漲水退，號令諸神，方才用他，吾所以給他占算。不料一占算，果然要漲水三丈。」張大人不等他說完，就接口道：「現在這裡既要被水沖沒，師傅怎麼來救吾呀？」濟公道：「吾救你一家人倒還容易，只是你是欽差大人，為一方百姓之主，理應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。吾方才一路叫嚷，叫他們大家逃難，他們道吾是個酒醉和尚，瘋瘋顛顛，都不肯聽，吾只好請大人去吩咐他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吾一個人如何吩咐得週到？」濟公道：「不必你自己去吩咐，只須差幾個人向各路分頭叫嚷就是了。」張大人立刻就叫人去各處傳諭。

濟公一回頭，對雷鳴、陳亮道：「你二人快去沐浴更衣，把頭髮折散了，走來聽令。」二人領令去了。濟公又對張大人道：「請大人派撥二四個大漢給吾和尚，聽吾號令。」張大人道：「現在吾們先須想逃難的道理，師傅還用什麼人？」濟公道：「不須逃得，吾自有法術，只是吾力量只好救你一家人性命，餘外的百姓都救不了他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救不了百姓，即使吾一家人有命，吾這功名也不保了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是天意，干你什麼事？你此刻要顧百姓也顧不了的了。」張大人這才自己走到外面，把身邊的護勇一齊叫至面前，揀最勇壯的選了二四人帶至書房，交給濟公。濟公就吩咐他們，叫他都去沐浴，把頭髮披散，前來聽令。濟公又吩咐家人，預備朱紅、筆、硯、黃紙，須臾送至書房。濟公就把黃紙裁了二六片，每紙念上真言，畫了一道符。此刻雷鳴、陳亮同那二四個人都來站在書房之外，濟公就各人分給他一紙，帶著他們出到行轅外，先往四面牆角之外，在地上畫了一道符。然後回到轅前，叫人取案桌八個，接疊八層，下面又選四人護著桌腳。自己又回到裡面，叫張大人穿戴冠袍坐在大堂，通班差役站立兩旁，像審堂事一般。

張大人問道：「聖僧忙了好久，酒癮要到了，可要喝酒嗎？」濟公一到時候，更樓方打初鼓，屈指一算道：「還要挨延一歇兒哩，吾就喝些兒酒，也不要緊。」張大人立刻吩咐廚房，備辦上等山珍海味全席。頃刻排在書房，濟公一見了酒菜，霎時饑涎欲滴，對張大人道：「大人也來喝些酒罷？」張大人心中萬分憂急，自己想道：不知和尚法術靈驗不靈驗，如要不靈，這水是不讓情的，不管你大人小人、老爺百姓，欽差知縣，只消他一衝到，准得性命交給他。吾今天的有命沒命，不好定呢，那裡還咽的下酒去！就回說：「聖僧你自己清罷，吾喝不下去。」濟公道：「吾來救你，你還怕什麼？吾說能救，就准能救，大人何必憂他？」張大人推托道：「吾此刻不去坐堂，等到事急之際，一時集不攏的，待吾先去坐上罷。」濟公一想：他不要吃，吾也不必勉強他罷！自己就一個人坐在席上，大把菜、大口酒，大飲大嚼起來。張大人走出書房，就到大堂案上，眾差役參了堂，就各各站著，寂靜無聲，猶如泥塑木雕一般。

濟公一個人在書房吃酒，覺寂寥得很，就吩咐家人：「到頭門叫陳亮、雷鳴進書房陪吾吃酒。」那家人往外一傳話，雷鳴道：「師父方才著急得很，現在怎麼這般從容，還要喝酒？」陳亮道：「師父做事從沒錯落，他叫吾們去吃酒，吾們盡管去吃酒。」說罷，拉著陳亮往裡就跑。走到書房，濟公道：「快來喝酒罷，倘然吾的法術不靈，不到一刻，吾們師徒就要變作水中之鬼了。趁此沒死的時候，喝他一個痛快，也不枉為人一世，來罷，快來喝罷！」雷鳴膽怯，見師父說這斷頭話，恐怕真要衝，就呆立在旁邊想心思，連濟公叫他都不答應。濟公笑道：「你嚇也要死，不嚇也要死；喝酒也要死，不喝也要死。總要一死，不如喝了爛醉好死的，不覺著。」雷鳴一聽也不差，就坐下狠命的亂吃。濟公恐怕他吃醉了要誤事，忙攔住道：「你這樣的吃酒，真個要被水沖死哩！暫不叫你吃了。」雷鳴道：「師父方才叫吾吃，此刻又不叫吾吃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說還未了，只聽四面人聲大起，二人大

驚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